

春耕視察記

序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東北新解放區在土地改革後首次進行了春耕大生產運動，黑嫩省在東北局東北政委會和西滿分局領導下積極地展開這一生產運動，爲了推動春耕黑嫩省政府曾組織了春耕工作隊，參加工作的有省府劉靖、江心、閻繼哲、魯西平、凌雲、杜鴻儒等同志和聯中的同學張執盧、劉德貴、張一民、趙鐵安、武光祖、閻德華、吳冬符、甘泰、郭述義九同學。

視察過的地區有安達、青岡、望奎、敕化、慶安、綏化、海倫、克山八縣。

另外個人曾經視察過龍東縣光明村並參加二分區蠶桑、納河、龍東、龍江、林甸、富裕、大來、景星、甘南九縣的工作。（中略）

對於這些地方的春耕情形曾發表了一些通訊和報告，現在抄集在一起出版這一小冊子。主要的是把東北新解放區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後農民進行春耕的熱烈情形加一報導和研究，對於個人來說則是向群眾向農民來學習，這學習還是才開蒙，還是一個小學生，因此謬誤的地方在所難免，還希望各地工作同志予以指正。

一九四七、六、廿六日

春耕視察記目錄

- 一、光明村合夥班子訪問記
- 二、安達春耕工作近況
- 三、一個典型租佃關係的研究
- 四、穀雨過青岡
- 五、通肯河邊的水利問題
- 六、望奎——我們的穀倉
- 七、望奎縣廂白六村廂紅六村春耕工作初步經驗總結
- 八、學習基本的農業知識
- 九、介紹一個勞動模範
- 十、綏化見聞
- 十一、到慶安縣
- 十二、楊寶和鄉的春耕生產工作
- 十三、尼爾基河上的稻田
- 十四、綏稜縣稻田調查

- 十五、綏移縣的春耕合作組織
- 十六、偉大的農民互助運動
- 十七、海倫縣的競賽熱潮
- 十八、亞麻種植
- 十九、克山河南區土地工作佈置
- 廿、黑嫩省春耕視察報告

附

錄

- 一、莊稼棧口歷年輪流耕種表
- 二、窮人溝子活了
- 三、新發屯互助組怎樣獲得鞏固的
- 四、介紹一種新的生產互助形式
- 五、沙家窩堡陳老板
- 治肥窩馬良方

劉靖
劉靖
劉靖
劉靖

光明村合夥班子訪問記

在龍東縣生產會議上我聽到大民區光明村（即衙門屯）組織合夥班子的報告，因此在三月廿五日約同龍東縣長傅毅剛同志到那裏去研究這個合夥班子的情形。

一到光明村後屯，我們就被兩個婦女會員攔住去路，查問路條。經過解釋，我們被放行了，到了光明村，兩個拿着扎槍的兒童團員一個十二三歲，一個十來歲，都帶着白袖標，又攔住了去路，我們沒有路條，被帶往村公所，我們算是被兒童團給捉住了！

村公所設在從前被清算過的一家地主兼僑滿屯長關景祥的家裏，一個帶着砲台的大院套，現在已經變了主人。新的村長已不是日本鬼子的爪牙地主關景祥，而是一個積極擁護土地改革和民主政府的中農關迷洲了！

講到關景祥的家族也有一段歷史。他這家在光明村住了足有一百來年。關景祥的爺爺也就是一個地主，抄了很多輛驛車。那時候沒有火車，他家的車就常常跑寬城子（即長春），發財也會「造魔」，說家裏有狐仙保佑，車裏常常拉着一罇子酒，說狐仙喝醉了，就現原形——白狐狸，家裏修了狐仙廟，用狐仙來欺騙窮人，好像狐仙專幫他家發財似的一直到了僑滿時代好像狐仙保佑着他家，關景祥當了屯長，借着勢力霸佔過何振祥一垧三畝菜園子地、陶喚祿兩垧的墳地以及吳鐵石的五垧地，他自己種三十八垧地只納八垧「出荷」，把自個的份攤在別人身上，抽大煙、放局抽頭，有給他家作過兩三年活沒使出來

錢的，更和本屯僞甲長何萬才、僞排長胡金升，勾結一起剋扣配給品，隨便要勞工，形成三大家族在衙門屯的統治，那年頭窮人是沒有資格講話的，農民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可是太陽也不能總照着他家。『滿洲國』倒台了，他們的統治也崩潰了，民主政府實行土地改革以後，工作隊到了這裏農民才擡了頭。去年九月老百姓鬧爭了他，把他的卅九垧地分了卅六垧還給他留三垧，另外分了他兩條牛、兩匹馬、一條騾，同時他家也就搬出這個大院去。這時他房後的狐仙廟也倒廢了。農民說：狐仙跟着『滿洲國』「光復軍」跑了，狐仙也不靈了！

領村子一共卅七十二戶人家，除了上面說的三家地主兼僞滿屯長甲長排長：關景祥、何萬才、胡金升外，還有中農三十三戶，貧農三十六戶，人口三九六人共有熟地二七三垧，七十二戶中已有六十九戶組織起合夥班子，一共六個小組。這裏分土地時作了「夾生飯」，以後又「回回勺」算煮熟了。

我們研究的是第三組果盛發小組。他這一小組一共十二戶，四戶中農八戶貧農共五十九口人十八個勞動力，十八個「半勞動力」，四戶中農共擁有熟地十六垧半。一共全組四十二垧熟地、三十六垧荒地。

這個組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三分之二的貧農原先都是農村雇工「抗活的」，從前一垧地一匹牲口也沒有，現在都分得土地和牲口，牲口是每家一匹馬或一頭牛。按人口分，一人分五畝，八家貧農分得兩垧半的四家，分得兩垧的兩家，分得一垧半的一家，分得一垧的一家，那就是本組的關青山，他原是吃勞金的，家裏兩口人，實行土地改革他分得了一垧地，一頭牛，分了「半拉」車，分了一付犁杖。這八家貧農如果沒有土地改革，他們一輩子也不會獲得土地的。這就是今天組織合夥班子的基礎。

其次組織合夥班子的過程：

大民區最初號召組織互助生產，農民不願意。農民說：「我們種了一輩子地，還不會種地麼？組織什麼生產？」大民區長劉渭波同志親自去動員，把他們召集在一起，開了一天一夜的會，才把他們思想打通了！

他講明白互助生產有些好處：（一）「一堆種」省工；（二）有力氣的幫沒力氣的，大家合夥能互相援助；（三）種莊稼特別是種麥子，犁杖多能種的快，應時，趕上節氣，趕上雨水，打動了大家的心，特別是要多種麥子的中農的心，這才把他們說服了！農民原有「夥種地」的生產形式，於是他們起名叫合夥班子，開會訂了公約：主要的解決了這幾個問題：

（一）人畜力換工。耕地四頭牛一付犁杖（扶犁的另算）換人工一個（按如此換法還值得研究）。因為這裏牲口多而種地時又只是上半天用牛，人工又貴，大家都同意了。拉車以一車拉一天算一個人工，打場兩個牲口算一個人工，驢子軋滾子打場不算工。

（二）工資問題。春耕每一人工以五升糜子計算，秋收則以一斗糧計算，割麥子給麥子。

（三）吃飯問題。做活時作那家吃那家。

（四）工屬兩家由四戶中農出牲口代耕。工屬缺二垧麥種，中農借給，出利歸還。

（五）開荒地六垧。

（六）農具。那家少那家買。種地用壞農具大家修理。故意弄壞，自己賠償。

（七）獎勵辦法。作活特別好的獎勵酌加工資。無故搗蛋亂走的第一次批評，第二次罰兩天工或開除小組。

(八) 春耕中保証將黑地全查出，不再有一垧黑地。

(九) 全組欠吃糧十三石，五個人去打葦子，連打帶賣大家合作解決。

爲了瞭解農民的生產情緒和他們的反映，當天晚間召開了光明村合夥班子第三組座談會。農民們首先唱了「大生產」「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抗戰八年半」等歌曲。這些純樸的農民竟會唱這些新的歌曲，不禁使我吃了一驚！

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都給了很滿意的答覆。下面便是農民從心裏發出來的聲音記錄：

問：你們這裏分過兩次地，第一次和第二次有什麼不同？

答：第一次分地，有的還沒到地裏去，只釘牌子，有的還沒有認着地段，也沒有白契，還有些「含糊」，怕這地不是自己的。第二次分地都認地段了，也有白契了，「私惡文書官憑印」，又聽工作團講話入了腦筋，覺着心裏有底了。老百姓聽說要寫白契就都到城裏買了毛頭紙，毛頭紙結實，預備萬古千秋！聽說將來還要發地照呢，越快越好！

(貧農關永庭說) 自古以來就沒有這回事！不化錢那能得着地！起小就稀罕地，沒得到地，這回可得着地！

問：合夥後覺着種地比以前更有把握嗎？

答：若沒有合夥班子那就難了，有力氣的沒什麼關係，沒力氣的就困難了，沒合夥時一家一匹牲口、自己種不了，要求人家幫忙，現在合夥都能種了，高矮都齊了。

問：怎樣組織在一起的！能不能一條心呢？

答：都是自己願意的我的，說的來的，「窮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今年一晌打一石，過年還打一石二呢！這是百年不過的事情。

問：你們的四十二垧地都能種上嗎？

答：都能種上。雨水調和，還能再種上幾垧。開了荒還不要建國公糧，不像「滿洲國」得不得都要「出荷」，交上糧還想花樣要「報國出荷」，想外快！把你「折登」窮了才好！

問：現在有什麼困難？

答：還缺吃糧種籽，最主要缺少麥籽，全組要種六垧小麥，現在只有一垧麥籽。還缺五垧的，缺一垧棉花籽，二十家還缺兩個半月糧。缺的「籽請政府想辦法，自己也想辦法。馬草馬料也困難。四月十五左右馬就可放青了「使牛」現在也放荒了。

問：根據你們的經驗，估計今年年成怎樣？你們的地要饑幾遍呢？

答：看「現下」雪，麥子小苗能保住，雪水一化扣上地就能翻過來，能借些力。前年平常去年旱，「九一八」事變後不是旱就是澇就盼伏裏有雨，「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年成怎樣要看天氣。

穀子、苞米、高粱、豆子今年預備鏟三遍，去年只鏟兩遍。台夥班子就侍弄這四十垧地，不好好侍弄地還幹啥？也不是租的地？不給自己幹給誰幹？不好好幹就是哄弄自己！

問：雨水調和每垧能打多少？

答：苞米穀子兩石多、糜子一石多、小麥兩石多，這漫沙地地土薄，打不多多少，雨水若調和，十二家五

十九口可够吃，還可以浮餘些，不够打點菜子賣錢買糧。

問：今年種好地秋收以後還希望什麼呢？

答：（貧農關永亨）希望再買馬、買牛、買車、打草子，過年再多種點地多開些荒。過日子誰不想往前邁步呢！今年够吃了過年還要得多呢！上秋糧食得多了還要買條新褲子穿，好好幹活過年什麼穿戴都有了，開好了也許開雙皮鞋呢！

問：你們這組有沒有「油布登子」？

答：沒有。從前關清波有一付麻將牌也送到區署去了，現在沒有要錢的了！

問：台伙班子生產是不是也爲了前夥呢？

答：收上糧食儘前方用，能叫後方挨餓也不能叫前方挨餓，後方千苦萬苦也不如前方苦。前方流血流汗才叫苦呢！種地好好種，多多接濟前方。

問：你們對「中央」和民主政府都有什麼看法呢？

答：（中農關逢洲的兒子關尙文）：去年秋怕鬧爭，八條大牛上兩趟街就賣了六條，剩下兩條牛，過年時候牛圈裏顯得空空的，怪難過的，今年春天明白了才後悔了，現在又買了兩匹大馬三個馬崽。

現在可以和政府坦白，「八一五」這村又撿了一些洋落，去年春天「光復軍」在這裏亂翻，他們一進屯子，老百姓就喊官胡子軍來了，若是八路軍不來不知什麼樣了，官胡子軍看見什麼玩意好就都拿去，我有三張狐狸皮，關福元一身皮襖都叫搶走了，關福元還挨了一頓鞭子打！都是些偽滿的警察特務！

（關福元恨的咬牙切齒說）起初我還不明白「中央」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彭主席（按係彭濟群）來了我們還當他是好人，還歡迎他呢，趕了廿里路上街去接他！沒接上財神接上喪門神來了，把我們敗啦！那時還想「中央」呢！哪思日本人倒了就盼「中央」了，聽說八路共產公妻！怕有老婆給共了怎樣辦？上街化了二百五十元買了五張像片，有孫國父、蔣委員長、宋美齡，也有朱總司令、毛主席，那時還以為蔣委員長是正裝，看像片也帶勁，把他、宋美齡和老祖宗供在一起！以後看見「光復軍」的胡子頭都進了齊齊哈爾歸了彭濟群中央，在城裏也是亂來，才明白，挨了他們一頓鞭子更明白了，才後悔了，把蔣委員長的像片從祖宗板上拿下來躁碎了，更後悔喪氣的是祖宗板上還供了一個娘們宋美齡！我化了這一筆買像片的債一定要他們還！

（中農關尙文接着說）我的兄弟上前方去了：一定能够把仗要來的，現在除了壞蛋，誰還想「中央」呢？老百姓幾十輩子沒有說過算了，這回分了地翻了身，真說了算了！怎能不跟共產黨一條心呢！

聽了農民們熱烈的一席話，我覺得光明村真是放了光明了！

三月廿九日

安達春耕工作狀況

黑嫩省政府春耕工作隊，離開齊齊哈爾第一天（四月十六日）到了安達縣的正亞街（舊安達縣城），從齊齊哈爾到安達的鐵路兩邊，已經充滿了春天的氣味，草發了綠芽，成群的大雁落在草原上或沼澤的岸上，泰康一帶很多水泡子的冰已經溶解，水鴨子在那裏游來游去，滿山遍野都是馬牛羊群，農民們已經開始種麥子，很多犁杖在原野裏活躍，這真是春耕的季節了。

火車沒誤點，十一點二十五分到了安達，這裏原是舊黑龍江省東部各縣糧食出口，所謂：「填不滿的安達，拉不淨的拜泉」就是指安達和拜泉兩縣糧食之狀況而言的。吃過午飯，工作隊在那裏沒停留就坐大車到離安達東北六十里的正亞街，路上很多農民在種麥子，一個分得三垧地的農民一邊彎着腰點着麥種，一邊愉快地答覆工作隊的詢問，他很肯定地說：「保險八月節吃白麵，沒有問題。」

安達縣東部四區正開着幹部會，扈政委朱縣長都在這裏開會。瞭解一下全縣情況：

安達縣去年因為匪患，工作受到阻礙，一、二、三區沿鐵路線一帶匪患最重，三區六十餘村莊會有三十餘村莊老百姓逃到薩爾圖車站避匪，人數約有六百餘戶，已經恢復到四十多村莊，人家也回來了兩百來戶，但春耕受到了影響。至於四、五、六、七區工作開闢較早，春耕工作也較好，不過也有因夾生飯沒有完全解決而使春耕受到影響的。例如七區北四平山個別的農民不敢種地，現在不拉糞、坐在牆腳邊迎着太陽抓虱子，因為封建堡壘沒有打倒，農民就不敢種他們的地。另外反動的封建堡壘倒下去地方

的農民，生產情緒就很高了，據估計：這幾個區的耕種面積可以達到去年的標準。

在種麥的季節，有些分得地的農民熱烈要求種麥子，五區任民鄉新發屯分了地的十四家農民，多少都種點麥子，只可惜今年麥種準備的還不夠，因為劃區的關係，麥種準備較遲了一些。

全縣發了三百萬元的農貸，他們用來解決馬匹的困難，解決的辦法還好，他們是用農貸補助農民購買馬匹的，有的補助三分之一，有的補助二分之一，經農會評議發給農民，例如農民要買一匹馬需款五萬元，公家即予獎賞一萬元或數千元，這樣三百萬元，即可補助農民買到三百匹或更多的馬。東部四、五、六、七區共缺馬二百二十四匹，估計全部可以補充上。另外他們發動農會用鬥爭果實的糧食和退租糧解決馬匹，據報告四區一個區缺馬一百三十匹，四月底可以全部解決。

在這裏瞭解農民安排後還需要鋤頭和馬刀，造鋤頭和鑄刀需要煤炭，安達縣府已準備煤炭打鑄刀，希望各縣也趕快預備才好。

租地問題，這裏有些小地主感覺有地租不出來的苦惱，有的往外租的一家：六區正化鄉鞍山堡甄全祥作了十三年打頭的，家裏十七口人，新分得十二垧地，又從小地主那垧手中租進十二垧地，按六五（佃）三五（東）分糧，公糧對半出，柴草歸地戶。地東甄鳳自己已有地十四垧，六口人一個勞動力，除出租十二垧外，還留兩垧地自種，據說這樣租佃雙方還算滿意。

此地撈青的多，裏撈青有這樣訂契約的：收穫對半分，厩肥三（夥）七（東）分、草二（棵）八（東）分、公糧地主納；外撈青五五（夥）四四（東）八糧，厩肥三七分，草二八分（同上）公糧也由地主納。但這裏僱撈青的也很少。

另外抗活的工資有十五石糧一年的，也有八萬元錢一年的。這裏的地每垧平均能打三石多，一個人可種六垧地一個人可生產二十石糧，去了工資十五石，東家還有剩餘剝削。

生產互助組已經組織起來，但聽各區的報告，還有些形式主義，幹部還不够深入，還沒有抓緊這一個中心工作。只有五區任民鄉新發屯「劉幹部」（老百姓尊稱幹部，呼「幹部」如呼「先生」）領導的孫江小組堪稱典型，其他沒什麼典型。因此他們還需要更重視這工作，會議中決定每個幹部要親自領導，起帶頭作用，希望他們都切實作到。

另外這裏四面都是大險溝，可以熬鹽熬鹼，也可以與農業相結合。七區王大院滕大園子靠近鹼溝，年青力壯的農民種地，老弱婦女可以熬鹼，滕大園子老戴家四口人、分得五垧地，除種地外，自己還組織鹼窩堡，每天一人可挑六擔鹼土，每天可熬七八十斤鹼。高得還屯史樹翰（佃中農）的母親熬鹽，去年賺了三萬多元，今年還要繼續熬鹽，兒子則去種地。正亞街上組織一個鹽鹼合作社，每天已可收到一千餘斤土鹽，每斤八九十元不等，這裏鹽運到明水縣即可賣一百二十三元。這裏鹽鹼副業如果組織的好，能運輸出去，對於農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們在這裏工作幾天即轉往青岡縣去。

一個典型租佃關係的研究

四月廿日中午到了安遠縣六區鞍山堡。

走近鞍山堡的村子，就感覺這裏生產的情緒很高，村莊外面的田地裏，很多農民忙着種麥子，犁杖翻開了土地，土黑黑地，濕濕地，別有一番春天的氣味。許多準備種大田的農民，則在趕着糞車往地裏送糞，吆喝牲口的聲音不絕於耳。

在鞍山堡研究了小地主遲鳳和中農甄奎祥的租佃關係，以及他們和一家貧農合夥揀畝的情形。這是順便研究的一個典型。

小地主遲鳳，今年二十三歲，女人二十六歲，有兩個女孩，一個兩歲，一個四歲，兩個妹妹，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一共六口人。遲鳳念過四年書，以後也下了莊稼地，他家原有三十多垧地，由於偽滿時代家裏死人和納出荷糧，以及其他種種關係，賣了一些地，到前年就只剩了十四垧地。

談到從前偽滿的出荷糧，遲鳳還是很抱怨，那時鞍山堡一垧地不過打三石糧，日本鬼子就要出荷六百公斤到七百公斤（東佃對半出），再加上地稅很重，每垧約一石左右，這樣一垧地就不夠開銷了，那時大地主當權，出荷糧放在小戶頭上，因此他賣了一些地。

前年他出租十二垧地給甄奎祥，租子是四（東）六（佃），去年減為二（東）七（佃），公糧對半分，稗稈柴草都歸甄奎祥，公草每垧三十斤，公柴十斤，都由甄奎祥交納。

去年又出租這十二畝地給甄奎祥，是以得糧租十石掛，出公糧三石五斗，剩六石多糧，沒得虧本，現一家裏還有一石多糜子、兩石多苞米、一石多小米、可接上秋糧。

今年遼鳳仍舊把十二畝地租給甄奎祥，契約是六五（佃）三五（東）公糧對半出，柴草歸地戶。

鞍山堡的地每畝平均打三十石糧左右，現在十二畝地收穫量往少了計算，也可打三十石，遼鳳應得的糧爲十石零五斗，公糧以百分之十五計算，三十石糧出公糧總數爲五石五斗，遼鳳與甄奎祥對半分，應出兩石二斗五升，除公糧外，遼鳳十二畝地到秋後可剩八石二斗五升。這是小地主遼鳳十二畝地的所得。

另外，他除出租十二畝外，還有兩畝地自種，今年他種一畝麥子，已上三四車糞，平常年成可打一石六斗；種苞米一畝，可打四石，兩項除公糧約百分之十五，去六斗四升外，還餘四石九斗六升，再加前兩十二畝出租地的淨餘所得糧八石二斗五升，一世租細糧爲十三石二斗一升。

遼鳳家裏六口人，一人平均兩石糧，因爲小孩多，六口人一年打食糧十石。

他收穫所得十三石二斗一升糧，除去食糧十石，還剩三石二斗一升，另外規定地稅歸他納，別的開銷，東佃對半攤，再除去借來一匹馬的馬料，最少還有到三石，也就無餘，不能解決衣服，要解決衣服，他須賣點零工，或作買賣增加收入。一般說小地主是有衣服。

再計算一下佃中甄奎祥的生活。

中興甄奎祥以往當過十三年打叫的，從前年起租了遼鳳十二畝地租，今年又分了十二畝地，一共廿四畝地。家裏人口很繁，一共十七口人，父母都六十餘歲，弟兄四個，大哥甄奎升五十歲，甄奎祥是

老二，四十七歲，分得土地後頗爲積極，現在代理六區副區長，脫離生產，老三甄奎士三十七歲，下莊稼地，老疙疸甄奎元，十九歲，當小學教員。甄奎祥的小子十三歲，小了頭九歲，另外老妹子十六歲，姪子十五歲，五歲左右的小孩子四個。一共十七口人。

甄奎祥今年種廿四畝地的收穫：自己的十二畝得三十石，公糧仍以百分之十五計算，出四百五十，這一部分剩廿四石五斗，租遲鳳的十二畝地，收穫三十石，除分給遲鳳十石零五斗，和應出公糧二石二斗五升外，還剩十七石二斗五升。

兩項合計還剩四十一石七斗五升。

甄奎祥十七口人，因爲有兩個人脫離生產，小孩較多，每年打食糧廿六石，原有馬三匹，打馬料十石，種籽打三石，共計卅九石。四十一石七斗五升去卅九石，還剩兩石七斗五升，因爲有兩個人參加工作，還可以賺點糧食，但也沒有力量作衣服，這樣和小地主遲鳳的生活也差不多。一般說絕不及遲鳳。甄奎祥今年的種地計劃：小麥三畝，苞米四畝，黃豆兩畝，菜地一畝，穀子八畝，高粱四畝，糜子、小豆、沙麻等二畝，共計二十四畝。

貧農陶盛芳原來是抗活的，分得四畝地和一匹小馬，變成貧農，要種三畝麥子，其餘種穀子、苞米等。他的生活條件自然是很苦的。

現在小地主、中佃農、貧農三家的搭界小組陣容如下：

佃中農甄奎祥有地廿四畝，三匹馬，十七口人。一個整勞動力，兩個「半勞動力」，一輛破車、犁仗、懷耙、滾子、都有一套。